# 王世襄的书房

利 维

中国古典家具领域内著名的学者田家青在回忆王世襄时说，上世纪七十年代末，初出茅庐的他刚进王先生家，就被吓了一跳，原来王世襄的三间大北房中全摆满了明式家具，很多都叠摞着摆放，如今那些家具都陈列在上海博物馆，当时这个场景把田家青吓坏了，这些造型优美、线条流畅的明式家具整体形成了一个气场，和它们摆放的凌乱布局形成极大的反差，给所有来访者强烈的视觉冲击。

当然了，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家具之外的其他地方，田家青所见之处，到处摆满了书籍和资料，多为古籍善本和英文的书刊，只剩窄窄的过道。王先生夫妇在地震抗震时卧寝的大柜子里，还贴着黄苗子先生写的对联：“移门好就橱当榻，仰屋常愁雨湿书”，横额“斯是漏室”，谐音双关，妙不可言。那个王世襄在地震时赖以保命的老柜子，实际上是一对明代的大漆四件柜，通体断纹，弥漫着古韵。书房中放着一张牙子上刻有宋牧仲题写铭文的紫檀大画案，案头有一唐代甜白釉的水丞。一方山西老太太做鞋压鞋底的青色压邪（鞋）石被用作镇纸，一掌见方的底座上圆雕狻猊，刀法畅妙，令人过目难忘。印章盒里放了各色寿山石图章，墙上悬挂一张元代连珠式古琴，琴上居然是乾隆时的老丝弦。

最后，田家青为自己的所见做了一个总结，他说：“房里林林总总，看似繁杂凌乱，但每一件器物，无不透露着神气和韵味，显示出非同一般的格调和品位，更透着主人的学识和修养。”

过去弗洛伊德在维也纳也有一个书房，第一间是候诊室，窗户朝向后院，房间虽然小，却也能够容纳他那些朋友在每周三的例会，几年后朋友的人数越来越多时才显得地方局促。房间的中央是一张长方形的桌子，四壁都装饰着弗洛伊德收集的各式各样的古董。这间诊室与隔壁的诊室间有两个门可以相通，弗洛伊德在门的周围装饰上了厚厚的绒布，还在门上挂起密密的帘布，以此来保证诊室的空间独立感。在诊室的时候，弗洛伊德总是笔直地坐在一把不太舒适的椅子上，椅子面向窗户，旁边是一张写字台。几年后，这个房间才多了一把放脚用的凳子。这个房间的装饰同样是一些古玩摆件，甚至有格拉迪瓦（Gradiva）的浮雕。由诊室再向里走就是弗洛伊德的书房，这里满是一排排的书，除此之外还有放置古玩的柜子，里面的古玩比外面的书还多。他写字的桌子不大，整齐干净，但是清理的时候要很小心，因为桌上摆放了很多小塑像，它们大部分来自埃及，柜子里也有许多这样的塑像，弗洛伊德常常把它们轮换着摆放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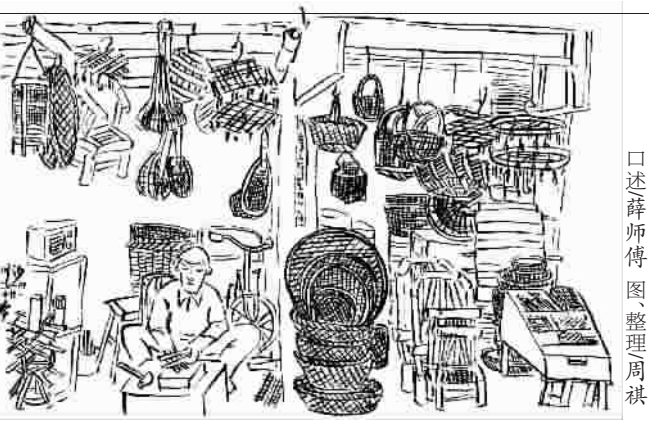
回到王世襄的书房，田家青虽然被王先生家里的陈设吓了一跳，但静下心与老人一交谈，却顿生了一种“找到组织”的感觉。与他以前认识的业界老人相比，王世襄的境界之高，高得不是一筹两筹：这些行话，大家只是会念，而王先生凭借深厚的古文字基础，将近千条术语做了查证和校注，这不仅是重要的学术贡献。学究式的学者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实践基础。令田家青印象极深的是，坐在书房里王世襄显得非常朴实，说话不张扬，不炫耀。在当时，凡圈儿里自称“高手”的人都爱卖弄，相互挤对、踩咕，显摆自己能耐如何。王先生却多为倾听，从不夸耀自己的学问，觉得不着调的人，连理都不理。对明白可教的人，略说几句话，便能点醒。田家青立刻感悟到所谓“真人不露相，高人不咋呼”的深刻含义。这第一次见面，王世襄对他并没有说太多，但其间纠正了几处大家常说常用但实有偏差的术语，让他大为惊叹，也隐隐约约预感到，自己和王先生将会有不解之缘。未来也确实那样，王世襄成了他终身感忆不尽的恩师。

说到底，再有雅致和格调的书房，最终还是要映射到主人的学识和修养。我想这也是我为什么去过很多书房，却并不觉得亲切的原因。花钱做样子或者故弄风雅总是容易的，但一旦你和书房的主人聊天，分分钟都会让人原形毕露。原来，我们都只是习惯于做做样子，而早已忘却了空间和器物背后的精神所在。

# 川沙竹器店

上海杂货铺

口述薛师傅 图、整理周祺



川沙（今属浦东新区）老早就是柴场村和大洪墩这两个地方专门做竹器的，我这里卖的四角篮、六角篮都是当地的特色。最早的时候篮子只有几角钱一个，家家户户都有的。再过10年，这种竹编的东西真的没有人做了，我们当地做的师傅都70岁左右了，到老了就做不动了。

我这家店没名字，自己开的嘛，就叫竹器店。店是1982年我父母开的，后来他们岁数大了，80多岁做不动了，就叫我来了。

我小时候是学木工的，我祖父和父亲以前也都是木工，后来我父母他们朋友圈子里很多人做竹编，他们也就学起来了，那时候是跟师傅学的。会竹编的女的好像以前就我母亲一个人，大多数是男的。

我这里有三十来个品种，卖得最好的么就是蒸笼，私人饭店用得多。我也会做点小东西，（折叠）晾衣架，“吊升”（音，舀酒的器具），还有蒸菜用的饭架，带脚的么放在平底锅里用，不带脚的么放在炒菜锅里用，还有大的小的洗帚。现在竹器这个东西买的人少了，都被塑料啊、不锈钢啊代替掉了。

# 梅兰芳还是伶界大王

柴俊为

无巧不成书。10月22日醒来即在微信朋友圈里看见说，今天是梅兰芳先生双甲诞辰的正日子。上午翻故纸堆，正巧翻到1947年12月出版的《半月戏剧》，上面有一篇文章，题目叫《梅兰芳还是名副其实的伶界大王》。本来，伶界大王是上海人给谭鑫培老先生的尊号。1917年老谭去世，《顺天时报》马上给梅兰芳上了“剧界大王”的称号。数十年来梅先生执剧坛之牛耳，也算是实至名归。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，梅先生蓄须明志，息影舞台。胜利后复出，嗓音扮相大不如从前，霸主地位屡受挑战。

1946年冬天，梅兰芳率班在上海中国大戏院演出，曾拜梅兰芳为师的名旦程砚秋则率班在天蟾舞台与之打对台，据说坚持票价要比梅兰芳贵2角。顾正秋的回忆录说，“两人大概对唱了两个月。谁也没吃瘪。”可回到北京后，程夫人果素瑛却买了一套柚木家具送给梅夫人。这套家具至今仍存放在新建梅宅的地下室。

转过年来，海上闻人杜月笙六十寿辰，遍邀南北名角举办赈灾义演。十天戏，梅兰芳唱八天大轴，两天是孟小冬的大轴，演《搜孤救孤》。无可否认，与抗战前相比，梅兰芳的嗓音、气力、扮相都渐现颓势。仅就唱而言，用梅先生蓄须息影前的唱片与杜寿义演的《四郎探母》等实况录音对比，可以明显感受到他复出后的艰涩。于是就有了黄裳先生那篇著名的《饯梅兰芳》，皮里阳秋，劝梅先生告别舞台。据黄老后来说，此文另有深意。他说的这番“深意”是否合情合理暂且不论，起码当时的剧界中人难以体会，且此意也与艺术无关。故黄文在当时就引起反弹。这篇《梅兰芳还是名副其实的伶界大王》可能就是剧评界的一种回应。文章历数当时实力派后进的演艺水平，认为无论谁都无法取代已现老态的梅兰芳。

现在看来，这些都是皮相之论。不管梅兰芳老与不老，唱与不唱，时至今日我们仍旧可以说“梅兰芳还是伶界大王”！

# 琐忆母教

钱汉东

我年少时不懂事，与母亲同行，偶见独眼、瘸腿者颇为好奇，人怎么长成这般模样，暗自发笑。母亲察觉后，严肃地对我说：“小鬼啊！你千万不可取笑残疾人，否则下辈子投胎，你也会变成残疾人。”母亲没有大道理，用朴素的“今生来世”古老观念来教育我。孩提时代的我，虽然对此并不懂，但由此知道这种做法是不可以的，是要遭报应的。从此以后，我再也不敢嘲笑残疾人，反而对他们多了一份同情心。这种朴实的传统文化教育，让人知黑认白，晓得因果报应，懂得敬畏，将心比心。在民间，“今生来世”的说法深入人心，并行之有效，母亲的这种道德观念就来自于民间。中华民族的传统人文价值观影响了我一生，人在做，天在看，使我对它有一种敬畏感，一个人为人处世有了底线，做任何事情都会有分寸，不敢胆大妄为，惟我独尊。

16岁的我，正值“文革”期间，整个社会处于狂逆的状态，人性暴虐，是非颠倒。我和姐姐要离开上海，离开父母，去安徽淮北插队了，心情十分复杂。父母内心更是百般煎熬，寝食难安。父亲佯装若无其事的样子，忙着准备我们姐弟远行的行囊。母亲则悲戚地对我道：“小鬼，你想将来有出息，一要吃得起苦，二要吃得起亏。”这句看似极普通的话语，蕴涵着丰富的哲理，直接影响了我的成长和发展，成为我做人处事的基本原则：凡是占别人便宜之事不做，凡是妨碍别人之事不行，凡是伤害别人利益之事不图。

步入中年后，我渐渐有了一点小出息，有时会在母亲面前显能夸口，自我陶醉。母亲闻后，语重心长地告诫我：“帮人家一分忙，你说一分，是道德；帮人家一分忙，你说二分，是缺德；帮人家的忙，你不说，那是积德。”我有点吃惊，母亲竟然说出这般蕴藏着中华民族处事之大智慧的话语。这些话语常常在我脑海中回响，印刻在我的记忆深处。我在给父母立的碑文中写道：“助人得两乐，合众不孤单。”表达了我对母亲教诲的感激之情。

如今，我已年过花甲，回想自己能结交这么多的朋友，还做了一些有益之事，全赖母亲的教诲。一个家庭有好的家风，能潜移默化地规范孩子的行为准则；一位母亲是否贤惠，也直接影响着孩子的健康成长。我永远感恩母亲的懿德。

# 今宵灯谜

徐汉明

**良人罢远征**

（外国旅游景点简称）

昨日谜面：落款盖章

（四字市招）

谜底：付费打印

（注：款，别解为钱；印，别解为印章）

# 公益文化归来兮

陈日旭

近日，电视媒体有一则采访报道：本市沪西、黄浦、沪东等工人文化宫，暗设游戏机房，夜以继日行赌博之实，引起人们震惊和舆论关注。

提起工人文化宫，工人师傅们往往是一脸向往、歆羡，乃至自豪，亮一亮工会会员派司，或可免费进入，或可享受优惠。若是节假日，里厢就更闹猛了：小戏剧、电影、评弹、曲艺、魔术；灯光篮球场、乒乓馆、弈棋室；还有诗歌创作班、影评小组活动等等，溢满文化气息，是真正意义上的工人之家，文化公益场所，更有『职工精神殿堂』之美誉。

然而，这一切，早已时过境迁。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，本市的工人文化宫（馆），大多已面目全非。简言之，门庭改换，充满『商味』，文化式微，名不副实。大门口，依仗地段、路面、车站优势，成了麦当劳、服装店、小商品展销、房屋中介的黄金地块。若非在灯红酒绿的夹缝处徒留几个『某某文化宫』字样，还真的『云深不知处』哩。里面呢，当然是什么赚钱开什么，于是游戏机厅、网吧、健身房，相继登场，甚至不惜走上充满铜臭气的邪道。

呜呼哀哉！文化公益场所走向落寞，文化元素消失，甚至藏污纳垢，演变成颓唐违法的赌场，这还是我们社会主义的文化阵地么？值得警惕的是，此种现象，确实并非只此一家，照此下去，贻害无穷。究竟用什么来引领时代风尚，民族魂魄，已是不可等闲的课题。

文以载道，文以化人。人们期盼工人文化宫早日名副其实。归来吧，公益文化！

# 以『白』为贵

老那

白色是一种包含光谱中所有色光的颜色，通常被认为是“无色”的，其明度最高，色相为零，象征着朴实、纯洁、神圣、善良、信任与开放。

在儒家看来，只有“素”才是质朴的正色。孔子说：“绘事而后素。”意思是：必须得先有“素”（白色的丝绢），然后才能施以五彩，“绘”成图画。

老子喜欢“见素抱朴”，说“五色令人目盲”。道家学说的《淮南子》曰：“色者，白立而五色成矣；道者，一立而万物生矣。”这个“白”就是“一”，成了所有色彩的渊源。

佛家也一样，视“白”为最富有内涵的色彩，可以包罗万象，无所不有。无极大师曰：“白鹭立雪，愚人看鹭，聪明见雪，智者观白”。这是审美的三层境界：看鹭——愚人，见雪——聪明，观白——智者。禅境之“白”，能使人精神轻松，心灵澄明，从而把握到一种稳定的向心力。

# 兔子糕

黄丽珈

曾经看过一篇文章说大约100%的男生都认为母亲做的菜是全天底下最美味的食品，也不管现实中他的母亲是不是仅仅只会“全蛋宴”，或是那么老三样。

小时候最喜欢就是过年，可以吃到很多平时吃不到的好东西，比如说“兔子糕”和“刺猬糕”。记忆中小时候过年的场景总是弥漫着白色的雾气，白腾腾的蒸汽。在大大的烧木头的灶台上，垒上高高的竹蒸笼，下面满满放上香肠、腊肉、小猪脸等烧腊味，上面的空间就用来蒸馒头什么的了。

那时的我总是跟在爸爸后面，像个小尾巴一样的。爸爸在厨房里忙碌的时候，我就在厨房角落的一个小板凳上安静坐着，等着他不时塞好吃的东西到我嘴里。一会儿是一块红萝卜，一会儿是一块香肠。他做菜的时候还会教我些四川的俗语“红萝卜，抿抿甜（很甜很甜的意思），吃到吃到就过年。”我也跟着念，一直到现在，每次一吃胡萝卜就会想起了，也会顺口念几遍。

最开心就是看爸爸揉面，一大团白乎乎的面粉在他手里神奇地变成了圆圆的馒头和包子，卷上有酥油的葱花就是花卷。剩下一小团面团的时候，他给我一小块，教我搓成小小的椭圆形，用大拇指和食指轻轻一捏就有了两个长长的小耳朵，用小小的红豆粘在耳朵下面就是有了眼睛，小白兔就这样神奇地做好了。

爸爸总是很耐心地在我面前一个一个地做，是我总是学不会，弄来弄去还是一团面。做豆包的时候，他还会用剪刀麻利地在一团面团上快速剪出一些小刺，等到蒸好了后，再看，原来是“小刺猬”。小时候看过一部儿童电影写一个小男孩去了云南，里面有只宠物就是小刺猬。

糕蒸好的时候，鸡也煮好了。一整只鸡放在一个清代同治粉彩人物折沿盆里，旁边的盆子里放上馒头和小兔子，两个盆子都放在奶奶的遗像前。遗像下面是奶奶的骨灰盒。盆子的前面还会有一个小骨瓷的酒杯，斟满白酒，一个小碗和一双筷子。和爸爸一起跪在奶奶的遗像前，三叩头后，爸爸会点上一支烟，口中念念有词：“妈，又是一年了，我和洋洋给你叩头，你要什么就托梦给我。”

爸爸说这“兔子糕”就是奶奶教会他做的。他每年只有过年时候才做，做了就供给奶奶。后来，过年也不再做“兔子糕”了，爸爸的身体已经不太允许他长时间在厨房忙碌。吃的东西也越来越简单，年味自然也淡了，往往超市买包元宵，煮了算是团圆。后来的后来，奶奶的骨灰被移去了文殊院，每年都会和爸爸去看看它。爸爸会依旧点上一支烟，和奶奶说上同样的话，说了快40年的话吧。

最近无意中发现有一家香港茶楼也有奶黄包馅儿的“小兔子糕”，点了，一吃却不是记忆中的味道。虽然这个味道更浓，面更精致。吃着吃着，眼睛湿润了。爸爸，我懂了，其实不是那东西有多好吃，是有些人，有些记忆已经回不来了。

逝去的往往是最好的，没有过不去，只有回不去，尤其是味道和那些人。

七夕会 美食情怀